

两个宝贝

□史安娜

晨儿读三年级,晓晓下半年要上幼儿园了。我是又陪读又陪玩,顾了这头冒那头。

晓晓说的话常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晚上带他在外面遛弯儿,他忽然说:“大人是不可以进海洋球玩的,只有小男孩才可以!”我故意说:“我也要进去玩。”他却提高了嗓门:“你是大姑娘了。”手指着前面一个穿短裙的女孩说:“小姐姐可以。”

陪他睡觉时总翻来覆去到处爬,老公拿棍子做出要打的样子,于是被唬得一动不动,发现爸爸出去了他又爬过来轻声细语说要喝水,喝水后认真说道:“爸爸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太苦涩了!”我忍俊不禁。

晨儿作业很多,课余时间学写毛笔字、弹吉他、玩国际象棋、打篮球,还特爱看《少年读三国》,星期天下午晨儿要去上书法课时,弟弟嚷嚷着:“哥哥你陪我玩吧。”晨儿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去学习将来怎么给你买飞机?怎么给爸爸妈妈买别墅?”晓晓似乎懂了,嘟着嘴说道:“那你去吧,将来给我买个火箭!”

晨儿记忆力超强,《三国》里许多故事、人名、字号都记在小脑袋瓜里,那天吃饭间他说要作一首诗,便

香味

□孙同林

入夏后的一天清晨,我漫步在村子里的田埂上,微风吹拂,鼻翼间充满馥郁的香气。

我环顾四周,却无法说清这芬芳是从哪里来的。

路边上有一种不知名的小草,小草的枝头开出许多细细碎碎的黄色花朵,香气或许就是从这花上散发出来的?我蹲下来,深深嗅了嗅,淡淡的,似有若无,看来这味道构不成这样的香气。

田埂上种了一路蚕豆,蚕豆的花早就谢了,豆秸上挂满长长的豆荚,绿茸茸的,已经饱满,我想它们应该是带有香气的,但它们的香气也不足以这么浓烈。

我不能确定这芬芳的来源。

大田里,挤挤轧轧的麦穗在风中沙沙作响,好像在向路上的行人致意。麦穗肯定是香的,而风中沙

怀念

□秦艳

我的母亲黄中美因心梗猝然离开我们已两年了,她清朗干净、从容慈祥的面容仍历历在目。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恍惚,觉得她没有走。可我的母亲,那个带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的女人,的确确永远离开了,没有叮囑我一句话,没有让女儿伺候一天,就永远离开了。

母亲读过书,在同龄人中算有文化的。婚前是纺织厂女工,也做过代课教师。那时她会绣花,留着长辫子,应该是个很欢悦美丽且讨人喜欢的女孩。外公外婆四个子女,就她一个女儿,从小受家人疼爱,但不娇不懒,聪慧能干。她常带着她的孩子去娘家,帮外婆干活。印象中,逢年过节外婆家很热闹,母亲总那么健谈,与嫂子弟媳们处得也很好。母亲年轻时体质就比同龄人差,但她竭尽全力,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包粽子,做馄饨蛋饺蛋炒饭,做棉袄棉鞋……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她从不让回家探亲的父亲做家务,她对很早守寡的婆婆也很孝顺。在岁月的长河中,瘦小柔弱的她里里外外一把手,成了家里最强大的不可代替的当家人。

母亲那运筹帷幄的铁娘子风范,常让我忘了她是一个高龄的严

娓娓道来:刘备关羽张翼德/曹操雄兵聚北方/孙权文韬胜伯符/孙策武略如仲谋/玄德旁有诸葛亮/五虎上将在身旁/文臣武将站两边/唯独最爱郭奉孝。我急忙拿手机作录音,饭后与老公一起特意上百度求证,被晨儿信口吟来的诗瞠目而视。其实晨儿好多字既不认识也不会读,都是查字典的。

两个宝贝时而鸡飞狗跳,时而又黏糊在一起,前不久晓晓欢天喜地叫着要与哥哥一起睡觉,却打打闹闹不把电力耗光不到11点就是睡不着。

晓晓对事务或过程的描述调皮中含腻歪。周末我下班刚到家,他扑上来对我说:“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坐摇摇,我是王子!”“谁说你是王子?”晓晓脱口而出:“小姐姐说的!”我随口接着问:“那谁是公主呢?”“小姐姐是公主呀!”

晨儿则稳中带含蓄,上学期外公与晨儿有个约定:如获评“三好学生”,外公将满足晨儿三个要求,放假那天他将“三好学生”奖状拿在胸前嘱我拍照发微信给外公。当外公问他有哪三个要求时,晨儿说:先留着吧。

沙的声音里就带有暗香,不过,它们的芬芳,与我闻到的香气还是有些差距。

前面的智能大棚里阳光玫瑰葡萄已经成熟,难道是从大棚里流出来的?也不像啊,现在是小南风,而大棚在北面呢。

我忽然想到邻居家屋后的那簇藿香,是的,藿香的香气是浓烈的,这香气难道是从藿香身上挥发出来的?但是,它距离这么远呢,怎么可能?我还是说不清这芬芳从哪里来。

我不清楚芬芳从哪里来,但我忽然有了某种感觉,也许是思念?也许是希望?朋友、亲人、近处、远方……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都是带着芬芳的。或许,这香是一种心香,是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潜意识里流淌出来的。

重心脏病患者。体弱多病的她含辛茹苦地把我送进了大学,让我过上了更有意义的人生,还帮我带大了我的儿子,她绝对是个贤惠称职的母亲。我有时会嫌母亲唠叨,如今想来,她的絮絮教育表明我的不成熟与后知后觉。在伟大无私的母爱面前,我的那些不满是多么自私与不懂事呀。有时她不认同我的看法,这不应该归于老人的固执,那是她的人生特有的积淀与智慧,她超越不了的时代烙印,需要子女尊重。我对母亲是有愧疚的。我一直对她很依赖,记忆里似乎没有给过母亲什么惊喜。看着她一次次到医院挂水,一次次出院,我竟然相信聪慧的母亲永远能把自己保护好,甚至糊涂地认为她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母亲,他们都说,你能活到78岁是个奇迹,没有遗憾了。可我从没有料到你会这么突然地就走了。父亲没有你的关心肯定没有原来滋润,你的笨女儿以后少人指出了,你带大的外孙才刚刚工作,你怎么舍得走呢,你对不起我们呀!

母亲,每每谈起你、想起你,我们心中都是敬意。你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军山绿野记

□陈健全

“军山绿野”在军山南麓,经前些年的生态修复,很有点风趣,是我心仪的地方。谷雨时节,乘着“五一”假日,我与妻子来到这里。

在绿树阴浓的停车场下了车,见山见水,便惊叹于满目的绿了。从珞珈湖边望军山,山水相依,森林叠翠,云雾缭绕。风有点大,碧汪汪的一湖春水,水面起了纹波,一圈又一圈荡着,但仍如明镜,倒映着山的影子、树的影子、云的影子。还有湛蓝的天溶在水里,似蓝更绿,如绿更蓝。军山山色空蒙,绿意盎然中有种从新绿向浓绿递进的层次与美感。都说深山藏古寺,军山可能算不上深山,但山上的明代古刹——普陀别院却不显真容,隐在林中。郁郁葱葱的山巅上,倒是望见一座气象台,那是先贤张謇于191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民办气象台,前不久还曾参观过。于此望去,那深红色的楼宇之顶,万绿丛中一点红,别有一番景致。

沿亲水栈道往里走,池杉挺立,形如列兵欢迎着我们的到来。湖畔,浮萍与清圆的新荷挤挤挨挨,鸂尾、蒲苇、红蓼、美人蕉等水生植物丛生簇簇,带着奇馥的清气,一层层像春潮一样涌来。其间,势头最劲的要数水湄的菖蒲。只见一丛丛、一滩滩的菖蒲,伸展着互生的长长叶片,好像摇曳着窈窕的腰肢,手挽手昂扬在碧水之上,舞动着葳蕤的墨绿,向水天一色的绿野深处缓缓铺陈。有意思的是,“彼泽之陂,有蒲与荷”,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有美一人”,巧笑倩兮。看来她比《诗经》中的那位“怨女”幸福多了,不由得心中默默祝福他们。

见到菖蒲,我尤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缘于它唤起了儿时温馨的记忆。过去每到端午时节,妈妈总是悬一束菖蒲于门楣之上,还将菖蒲与艾草插于堂屋条几东首的一只青瓷瓶中,满堂悠悠弥漫着略带生拙的芳香,醒透深沉,萦绕不绝。到了大夏天,如城玉带河边的菖蒲抽葇开花,黄绿色的花穗,圆柱状的花序,渐生蜡烛状的蒲棒,采来晒干,便成了我们的驱蚊利器。于夏日傍晚蚊虫滋扰时,我们不用那种纸条子、含有六六粉的木屑蚊香,而是点起一支支橙黄的蒲棒,让袅袅的熏香把蚊子熏得远远的。晚上于天井乘凉时,竹床周边

点着蒲棒,大人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一边不时挥挥蒲扇,连露重的夜气中似也含了蒲草的清香。想起来,还有枕头也是蒲绒填充的,它不只松软,且有一种好闻的淡淡药香。

正当沉迷恍惚时,想不到,差不多“珍珠婚”的妻子脱口一句“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引得“90后”的儿子都扑哧笑出了声。

离开湖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两边除了杜鹃、火棘、英莲花开正盛,更多蓬勃生长的野花野草在路边招摇,有一年蓬、萱草、大吴风草、虎耳草、蒲公英、马兰头、麦冬、火炭母、绿萼等等。近一小池塘,忽而妻子喊道:“桑枣,桑枣结了!”抬头一看,果见一株海碗口粗的桑树,黄褐色的树干虬结有力,高达三四丈有余。桑树新绿蓁茂,桑叶翻卷如浪,叶萼间缀满了桑葚,累累垂垂,宛如形成了树冠自己的星空,也正所谓《诗经》中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许是小时候家里井台边有两棵桑树为伴吧,知道它浑身是宝,桑葚好吃且能补血,冬桑叶煮水还能治风热咳嗽等。只可惜儿子对此不甚了了,还奇怪水果店怎么卖起了这东西。

转眼间,不远处划出一条漂亮的弧形,落下了一只鸟——戴胜。这位酋长,戴着斗笠,披着褐色花衣,扛着它那把又尖又长的小锄头,一下一下地啄了起来。俗话说:“草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二十四节气中,谷雨三候之“戴胜降于桑”,端的是果不其然。而且,眼下景物如斯,多么像走进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境:“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桑间鸣戴胜,泽水长浮萍。”

再往前,是瓜果林。石榴花开,艳红照得眼明。橘树满枝小白花,馥郁的香气香得不得了,盖过了其他草木的气息。桃杏李楂没见着,遇见一片枇杷林,一簇簇玲珑的果子多半青的,少许渐黄。但大后天就立夏了,一天天暖起来,等到小满时节,必定“五月枇杷黄似菊”了。

过了原木拱桥,一条小路引向军山东南麓。“万仞见绝壁,参差凌丹霄”,抬望眼,一如明人卢纯学《军山采樵诗》中所言。当然,世易时移,如今这里已纳入重点保护,决不许胡乱采樵了。说起来,还是2009年初通中百年庆典之际,作

为通中杰出校友之一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周国兴教授应邀与时任南通市委书记的罗一民等座谈时,将其称为“江海平原上难得的野生生物基因库”,建议建立“军山自然保护区”。边走边聊,儿子作为环保人,谈起同事们努力创建五山以及沿江生态示范段的事迹,头头是道。

真的眼见为实。来到原先村头,曾经的“龙须沟”不见了,水泥路也不见了,代之以环山的河,水系活了,水丰草茂了。也难怪,我上个月在军山东门看到一块公示牌,说这里纳入了核心保护区。“野地里,隐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细看河岸、山坡,何首乌、金银花、野豌豆、野萝卜、山药、车前草、珊瑚樱、凤尾蕨、蛇莓等等,目不暇接,让人惊喜不迭。当然,不识的野花野草,乱花渐欲迷人眼,更多得去了。

缘溪行,穿过一片杂树林,近到山脚的深处。蓦然,昨日欣遇城中小学蔷薇花墙的我,又与盛放的野蔷薇撞了个满怀。阳光透过树梢,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如玉一般闪烁星光,一副恬静的神态,在风中兀自摇曳着野性的妩媚。

返还途中,我们沿河随便走走,累了,就于桥堍找了个干净的草地坐下来。青草很软,满眼翠绿中,不时有清爽而香甜的风吹来,好不惬意。这种在山林里蒸腾的自然气息,许久没有享受过了。太阳渐渐升高了,有点晒人,于是躲到一棵大树底下。

近了一看,是棵参天的枫杨树,枝丫盘虬,枝头披纷着一挂挂绿莹莹的“辫子”,树身纠缠着苍翠的藤蔓。对着意象纷飞的枫杨树,不禁想起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特别是书中的一席话:“我在努力寻找植物,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植物本身。我们在接纳任何新生事物的同时,我们的反应也许过于迟钝,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从过往走来,这无疑也是受了‘基因’的制约。”

还有,林幽鸟更喧吧。在这里,鸟声“唧唧”“啾啾”,有的婉转清越,有的悠扬绵长,还带着转折,似乎连接着山林草木的每一滴露珠。听着听着,“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心旌摇曳,好像漾动着与这片绿野一样的生机。

游戏

李斌

玉兰一瓣